



最忆是听书

□李守亭

冬日午后，阳光透过飘窗，温暖地洒在那本珍藏记忆的影集上。我翻看到与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的合影时，耳畔仿佛响起她悦耳动听的说书声，也想起我儿时听评书的难忘时光。

1980年前后，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岳飞传》《杨家将》等通过广播传遍千家万户，风靡大江南北。那时我刚上小学，农村文化生活贫乏，收音机还是稀罕物，我们村没几台。村中十字路口西南角电线杆上的大喇叭一响，便是全村的书场。中午或傍晚放学铃声一响，我们不急着回家，背起书包拔腿就往大喇叭底下飞奔。附近很多大人也忍不住放下手头的事情，赶去侧耳倾听。

“上回书说到，朝廷连发十二道金牌召岳飞回京……”刘兰芳的声音又从大喇叭里“跑”出来了！她的声音像是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，抑扬顿挫，铿锵有力，令人着魔。她说“炮声四起”，你耳边就会传来“叨叨咕噜叨”的连珠炮声；她说“金鼓齐鸣”，你便听见沙场战鼓咚咚；她说“马踏连营”，你眼前仿佛战马嘶鸣，卷起漫天烟尘……我们仰脸望向那个铁皮喇叭，仿佛那里真能杀出“踏破贺兰山缺”的岳家军来。

刘兰芳说书，喜怒转瞬之间，动静改口便有，一张嘴里藏万千乾坤。说《岳飞传》“泥马渡康王”这段，刘兰芳把山东肥城一带流传的神话故事进行艺术处理，剔除迷信成分，将金兵追击时助康王赵构渡黄河支流脱险的“泥马”改为“白马”，说得扣人心弦。说到苍凉处，老帅宗泽临终前瞪大眼睛望着开封黄河方向，连呼三声：“过河！过河！过河！”刘兰芳的嗓子近乎沙哑。说到悲伤处，她声调往下一沉：“朝廷以‘莫须有’的罪名将岳飞父子杀害于风波亭，千古奇冤啊……”话音未落，听书的人们抹起眼泪。说《杨家将》，一到厮杀场面，她的语速陡然加快，字字如爆豆：“只见杨六郎一杆枪舞得风雨不透，啪啪啪！连挑辽将二十八员！”听到起劲处，孩子们再也按捺不住，拿树枝当长枪比划起来。

每当说到扣人心弦的紧要关头，她就戛然而止，“啪！”醒木一拍，声调一扬，徐徐收音：“欲知后事如何——且听下回——分解。”故意一停一顿间，听得我们大气不敢出，在刚才的精彩场景里沉浸良久，随后便七嘴八舌地猜测接下来的故事情节，意犹未尽地各回各家。她在说《杨家将》时，不知多少回以“穆桂英大破天门阵”收尾，吊足了我们的胃口，既有没听过瘾的遗憾，又有萦绕心头的期待，翘首以盼明天的听书时刻早点到来。

于我而言，当时更大的遗憾是“只闻其声未见其人”。做梦也没想到，30多年后，我去沈阳采风偶遇刘兰芳。当年75岁的评书大师，从电波和岁月中穿越而来，和蔼的面容和熟悉的声音，是那样亲切而真实，一张合影定格下我得偿所愿的珍贵瞬间。

“此人家住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，姓秦名琼字叔宝，锏打三州六府，马踏黄河两岸……”这一沙哑的独特嗓音，是从我家收音机里传出来的——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隋

了单田芳的《百年风云》《明英烈》等评书，他声情并茂、幽默风趣的播讲风格，“不到黄河不死心，不撞南墙不回头”“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”等耳熟能详的顺口溜，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。我除了对刘兰芳、单田芳的评书着迷之外，也爱听袁阔成的《三国演义》、田连元的《刘秀传》、田占义的《李自成》……真是百花齐放，各有千秋！从这些雅俗共赏的评书中，我知道了三足鼎立、四郎探母、岳母刺字、虎门销烟等历史故事，诸葛亮、寇准、岳飞、左



2019年5月，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与本文作者合影于沈阳。

唐演义》。在供销社上班的父亲花二十几元——那是他近一个月的工资，买了一台“黄河”牌收音机，结束了我在大喇叭下听评书的时光。有了收音机，全家人吃饭时围着它，足不出户就能听评书，其乐融融。但新的烦恼随之而来。家里的农活儿需要我添把手时，不得不忍痛割爱。那个星期天，刚吃完午饭，我继续津津有味地听单田芳说《隋唐演义》，正说到两条好汉李元霸和裴元庆要决一死战，母亲下了“命令”：“快关上，趁着天好，咱们去北坡拾棉花！”尽管心里不乐意，嘴上还是连忙答应，不情愿地关掉收音机，一起上坡干活儿去。

顶着烈日，到了北坡一看，棉花开了白茫茫一坡。我一边拾棉花，一边挂念着评书里李元霸和裴元庆谁先出招，谁胜谁负，谁的大锤更厉害。只盼望早点干完回家，别错过傍晚的重播。不料干了整整一下午，回家时天已擦黑，重播虽未结束，但恰恰没赶上这一段，留下深深的遗憾。直到几年前，我才借助网络搜到这回书，痛痛快快地听了一遍又一遍，了却一桩心愿。

我听书越来越上瘾，接下来又听

宗棠及董卓、潘仁美、秦桧、袁世凯等历史人物，他们或忠或奸、或善或恶的鲜明形象，在我的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。从评书中汲取的丰富营养，滋养了我以后的学习和工作，助我走上写作之路；从评书中学到的为人处世，成为引领我走好人生之路的明灯。

在文化娱乐形式日益多元的今天，听书仍是我的最爱。岁月流转，尽管收音机换成了手机，无线电波换成了互联网，定时播讲变成了随时点播，但那些熟悉的声音和故事，依然那样真切鲜活，永远在我的记忆中回响。



主办单位：
山东黄河河务局
山东数字文化集团
承办单位：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
征文投稿邮箱：
qiluwbfnjzg@qq.com

幸福河畔美丽家园

□马光仁

济南长清区归德街道双乳村住户曹修刚家里，收藏着一张清朝光绪十九年（1893年）的迁民局执照。执照系8开纸大小，暗白色草边纸，上书：“长清迁民局为给发执照案照本局办理长清迁民事宜，现将应迁各户于堤外就近购地安置，兹查得孟家道口庄孟昭强计给中亩地九厘，又津贴盖屋钱捌千……光绪十九年六月廿七日”，并盖有迁民局印章。

由于黄河常年流淌泥沙，河底逐年抬高，成为一条地上“悬河”。古代黄河不断发生洪水灾害，最突出的则是下游的决口泛滥，地方政府采取了就近移民的政策。据历史记载，从光绪元年，即1875年开始，黄河每年都溃坝、溢堤，当地政府上奏清廷拨、筹、征收银两，一边加筑黄河坝堤，一边让滩区老百姓迁出。1892年，历城、章丘等州县沿黄被淹村庄的居民开始搬迁。12月，迁徙完竣，共迁出历城、章丘、济阳等8州县村庄350个，计33297户，新设村庄339处。当年还加筑了济南地段河南岸长堤，大堤西起齐河北店，东至历城华山，长20余公里。第二年，当地政府开始对迁民进行补偿。此迁民局执照就是对迁民补偿的执照。

如今国家的“治黄”决策取得了显著成效。沿黄连年栽植防护林带，锁住了风沙，加固了黄河坝堤，增强了防水能力。2001年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全部竣工，2002年开始进行黄河调水调沙，“黄河一瓢水、半瓢沙”的景象已经成为历史。借助自然的力量，依靠大型水库的人工调节，通过调控水库泄水，把淤积在黄河河道和水库中的泥沙尽量多地送入大海，冲刷河床，让地上悬河不再抬高。

2017年，国家发布《山东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规划》，涉及山东7市17县，总投资260亿元，60万山东滩区居民长久以来的“安居梦”“致富梦”变为现实。黄河滩区脱贫攻坚，建设千里黄河生态经济走廊，使迁建群众有自我发展能力，确保“搬得出、稳得住、逐步能致富”。

长清区归德街道崇德苑社区由黄河滩区迁建安置的董庄村、曹楼村等24个村组成，共2808户、10469人，2020年6月全部搬迁入住。社区内环境优美，景色宜人，有两处大型超市、一处幼儿园、一处养老院，紧邻归德中心医院，距离小学一百米、中学三百米，有三处健身广场，一处笼式足球场。楼房有电梯，有暖气煤气。生活环境得到改善，生活质量提高，子女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资源，生活更加便利，提高了居民的生活品质，丰富了文化生活，促进了乡村文化振兴。万里黄河，奔腾依旧，如今的长清百里黄河滩区变成了幸福河畔的美丽家园。

